中央镇老街：凝固在岁月中的繁华与变迁

本报记者　李朱赛
本版摄影　39°老苏

冬日的一个清晨，走进中央镇老街。街上人烟稀少，路面却很整洁、清爽。一些墙体斑驳的老房子和青苔漫地的小巷子依然如故，似乎在等着我们抹去岁月的烟尘。

“以前的街上很热闹的，我早上经常过来买菜。”同行的张师傅笑着说，他老家就是这条街上的，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中央镇老街还是挺红火的，各种商铺、小贩一应俱全，种类繁多的商品让整条街都散发出令人侧目的活力。听闻有记者过来采访，本来略有些清冷的老街一下子聚来三五个老人家，说起中央镇，老人们感触良多。“我是生在中央镇，长在中央镇，嫁在中央镇。”80岁的陈建兰告诉记者，中央镇的历史可不短，而且以前真的很热闹。“我小辰光这条街闹猛得很，早晨街上的喧嚣声几乎连数里外的吕复都能听到。有卖烟的、贩盐的，年货、百货应有尽有，街西头有棉花店、早饭店、银器店。”陈建兰回忆道。据《启东文史》记载，老街最兴旺的时候，仅酒家就有19家之多。

中央镇老街北边有条小河，名为中央河。中央河不宽，和它大气的名字还是颇有点距离。“别看这条河现在这样，以前这里水运发达，老街河边曾有三个装卸货物的码头，东边是粮码头，西边是花布码头，中间的是供销社码头。”然而，由于时间的“打磨”，已无法看出原先码头的繁华景象。而如今脚下的却是一座水泥桥。“1966年，政府将小木桥翻建成现在的水泥桥。”在石桥栏杆上，隐隐约约看到上面斑驳的字体“志良乡第一桥，一九六六年建”。“这是当时志良乡的第一座水泥桥，所以称第一桥。”陈建兰介绍。“由于中央镇的繁华，那时候还被日军占领了，我父亲的徒弟当时就牺牲了。”陈建兰讲起当年的旧事至今还有些后怕。“日本人明晃晃的刺刀真的挺吓人，我那时候还小，躲在门里不敢出去。”日军投降后，国民党又来这里扫荡。“那时好几家商店都被烧掉了。”“我记得父亲那时候可了不起了，他穿着长衫给共产党送信呢，要是被发现可是要枪毙的。”陈建兰说起父亲，眼里充满了自豪。

“解放后，日子就安稳多了。”在陈建兰的记忆中，解放后老街上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是中央镇供销社，供销社门市部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，周围的乡邻家里缺什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供销社，到镇上来的第一站也是供销社。

今天的老街没了昔日的繁华与喧闹，却沉淀出了几许沧桑。“很多人都搬走了，年轻人更是走得差不多了。”不过老街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冷落，“现在政府也没忘了我们老街，你看老街上不少危房都改造了，中央河也被整治得很干净”谈起新变化，陈建兰笑了。

有句歌词这样写道：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。有的老房子终究挡不过岁月的侵蚀，被拆掉了，老街也有可能在汹涌的城市化中消逝，但无论如何，心中的那份老街情结却是亘古不变的，她已经融进我的血脉和筋骨，永远拆不掉、割不断、忘不了！

其实，无论你的故乡，他的故乡，我的故乡，都有一段街道，或长或短，或古老或崭新，折射时代变迁，映照世道人心，成为伴随我们成长的生活片段、生命驿站，长大后游子怀乡的心灵寄托，能抚慰这喧嚣尘世中颗颗驿动的心灵。

你早启东